

如何以“我死了你就能娶她了，你难道不高兴吗？”为开头写个故事？

「我死了你就能娶她了，你难道不高兴吗？」

我浑身湿透，缩在他怀中，脸色惨白。

奇怪，不过逢场作戏，他的眼神怎么会这么心痛？

「别演了，这里没有其他人。」他在我冰冷的额头印下一个吻，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要。」

「算了吧秦晏，你也别演了。」

我被他那副深情的样子恶心吐了，忍不住冷笑：

「你要我么？当初你害我坠马、将剑刺进我心上三寸，给我下药、把我扔进乞丐堆里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」

我扯开湿淋淋的衣服，将白皙肩头那一道刺眼的伤疤露出来。

这是秦晏从前刺进来的，几乎穿透了我的肩胛骨。

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大家各取所需，不必惺惺作态。

《断山海》（冷血疯批皇子 X 心狠手辣戏精公主）

1

我是迟国送来秦国和亲的公主。

秦晏是秦国的三皇子，我的未婚夫。

一开始，甚至并没交代和亲的对象是谁，我的父皇已经忙不迭地将我送了出来。

满朝文武不战而降，躲在女人的裙摆下求庇佑。

所以我杀了人，逃了婚。

送亲的车队行至山御关，风声呼啸。

我将藏在腰间的匕首拿出，两刀刺死了马车两边的侍卫，翻身上马，甩着满手鲜血，扬鞭飞驰。

贴身侍奉的丫鬟桃春在我身后尖叫，声嘶力竭：「公主！公主！」

她是皇后派来监视我的爪牙，倘若我跑了，她小命也难保。

原本在我身边服侍的不是她，而是碧秋。

可碧秋半年前死了，跌在宫内一口废弃的枯井里，尸体三日后才找到。

碧秋死后，桃春调了过来，后来一个声名狼藉的纨绔醉醺醺闯进我房间时，桃春就守在门口。

父皇厌我，皇后恨我，臣民负我，我只能自己逃。

身下的马越跑越远，行至关外，忽地向前跪下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。

我被猛地向前甩去，滚落在满地滚烫的沙砾上，脸颊与手心擦出大片血痕。

剧痛。

抬眼，一个玄衣墨发的男子站在面前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我。

他俊美的脸颊溅着点点猩红，手中的长剑还在淌血。

我的马在我身后嘶鸣，声音渐弱。

虽然心头恨极，我却只将情绪掩住，仰头看向他。

他忽地笑起来：「姑娘耳朵上的东珠耳坠真好看，莫非是皇室中人？」

我心脏蓦地向下沉，抬起水波似的眼睛，楚楚可怜地看着他：

「奴若真能嫁入皇室，何苦还要在此处讨生活？不过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首饰，公子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」

我摘下耳坠递到他面前。

男人温凉的指尖擦过我手心，忽地往上滑，扣住我手腕，扯着我撞进他怀里。

他的掌心温度滚烫，指腹摩挲着我的下巴，忽然挑起来，迫使我看向他：

「迟国的抚宁公主，怎么能自称为『奴』？岂非太过委屈了？」

他猜出来了！

我眼中顿时雾气丛生，哭泣道：

「我是个不受宠的公主，否则我父皇怎么会将我送去和亲？那秦国的皇帝已然年老，而三位成年的皇子，一个无才无德，刚愎自用；一个怯懦不堪，贪好女色；还有一个行事狠绝，不择手段。我若嫁过去，就是死路一条！」

「公子行行好，可怜可怜我。」

我将纤细的手指攀上他肩膀，暧昧地点了点，

「侍卫还在后面追我.....若公子愿意，我愿委身公子一夜，换得自由身。」

那柄小巧的匕首已经悄然从袖口滑出，就要刺入他心口。

他却慢条斯理道：「想不到迟国人不战而降，懦弱畏缩，抚宁公主倒与他们不同。」

他狠戾一笑，蓦然伸出手，掐着我脆弱的喉咙，

「公主不仅戏演得好，胆子也很大。既然已经猜出了我的身份，怎么还敢当着我的面说我行事狠绝，不择手段？」

2

他用的力气极大，我几乎窒息昏死过去。

说他行事狠绝，果然没错。

见我脸憋得通红，他终于略微松了手，在我剧烈的咳嗽声中露出嘲弄的笑。

我死死捉紧手中小巧的匕首，抬眸看着他：

「三皇子身娇体贵，该端坐国都之内才对，怎会来这边疆苦寒之地？」

他修长的手指沿我脖颈一路往上，点了点我嘴唇，暖味道：

「我来.....迎亲。」

传闻三皇子秦晏性情暴虐，却是秦国皇帝最宠爱的皇子。

朝中有重臣得罪了秦晏，皇帝二话没说，便将他杖责七十，几乎打烂了两条腿；京中平民冒犯秦晏车驾，被皇帝处以车裂之刑。

我仰头，目光盈盈地盯着秦晏的眼睛，趁着他将手探进我胸口，猛然挥出匕首，将他手臂削掉一大片血肉。

秦晏闷哼一声，将我猛地甩开，几滴温热的血液溅在我脸上。

我踉跄地后退几步，肩头蓦然传来一阵剧痛。

秦晏手里的剑，刺进了我的肩膀。

「百闻不如一见，抚宁公主不愧是手上沾着十数条人命的狠人。」

秦晏握着那柄剑，猛地拔出来，唇边勾起一抹冷笑，「公主不但对旁人下手狠，对自己更狠。」

他被我削开血肉的手臂，正滴滴答答往下滴着血，将玄色的衣袍浸出一片湿漉漉的深色。

我也在流血，失血和剧痛带来的眩晕让我几乎站立不稳，可不知道是哪来的一股力道，令我生生撑住了，没有倒下去。

秦晏说得没错，我是迟国上下出了名的狠人。

我本是迟国最受宠的公主，鲜衣怒马过长街，人人都认识我。

可十二岁那年，忽然变了天。

我一夜失宠，从锦衣玉食跌落到陈泥里，过着狗都不如的生活。

父皇常常用古怪至极的眼神看着我，发出不屑的冷笑声。

人人都能踩我一脚，甚至皇后身边那个枯树皮老脸的太监，深夜潜进我房间，在我胸口蹭了又蹭：

「好公主，小美人，让咱家也尝尝这金枝玉叶的滋味……」

我杀了他。

我学会了杀人。

用金簪，用瓷片，用麻绳，用一切触手可及的东西，以及母妃之前留给我，用来防身的匕首。

我手上的人命越来越多。

父皇明明厌极了，却不肯处置我。

后来我知道了，他要留着我的命，送来和亲，换得迟国短暂的安稳。

「迟绯月。」秦晏忽然直接叫了我的名字，「跟我回去。」

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暧昧地笑道：

「三皇子真是对我一往情深，莫非偌大的秦国就没有一个入得你眼的女子，非要盯着我不放？」

秦晏笑：「秦国女子不少，可像抚宁公主这样心狠手毒的，的确没有。」

他俊美的脸颊溅着点点猩红，胳膊上的伤口愈发严重，手中的长剑向下淌着血。

像是感受不到手臂伤口的疼痛，抬起手里的剑，剑尖遥遥指着
我，眼神一片狠绝。

「你不跟我回去，我就杀了你。」

3

身后是茫茫大漠。

面前，是骑着马的秦晏。

我知道，自己今天是暂时逃不掉了。

秦晏俯身将我拉上了马，坐在他身前，后背靠着胸膛。

这姿势可够暧昧的。

我有心想再嘲讽两句，可惜伤口实在太疼，只能暂时作罢。

从不见人烟的荒漠走到秦国边陲的一座小城，时间已近黄昏。

我和秦晏进了一家医馆，那坐馆的老大夫看到我们满身鲜血，吓了一跳：「伤得这么重，莫非是遇上马匪了？」

他唤来药童处理伤口，秦晏伸出鲜血淋漓的胳膊，偏头看了我一眼，笑得意味深长：「碰上了一头会咬人的小母狼。」

我嗤笑一声，没理会，只在心里想着逃走的事。

秦国兵力强盛，国土辽阔，不比迟国弹丸之地。

我若出去，混入人群之中，渡江而逃，便是秦晏也很难找到我。

秦晏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夜里来我房间，扣着我的下巴将我按在床榻上，眼神嘲讽：

「迟绯月，你如今入了秦国境内，孤身一人，便不要再想着逃走的事。」

我的手指在他胸前打着圈，语气暧昧：「不管我跑到哪里去，想必三皇子都能将我找回来吧？」

「你可以试试。」

等肩膀伤口好些，我真的试了。

从小城到秦国都城的一路上，我至少跑了十多次。

有一回，我给他下了媚药，然后往他房里塞了两个花钱请来的姑娘，锁上房门跑了。

这地方离秦国都城太近，守卫森严，怕被秦晏发现，我逃走后没有立刻出城，而是藏在青楼里，可秦晏还是找了过来。

他望着我，语气森冷：「公主金枝玉叶，却能屈能伸。你既然对烟花之地如此向往，便真的做一回这里的姑娘吧。」

他给我下了烈性药，然后将我丢进城郊住着乞丐的破庙里。

看着眼前一双双野兽般充满欲念的眼睛，深重的恨从心底漫上来。

我要杀了秦晏。

我一定要杀了他。

秦晏一直到黄昏时才回来，迎接他的是满地狼藉的尸体，和胳膊伤口纵横交错，几乎陷入半昏迷的我。

我仰头，眯着眼睛看向他。

因为逆着光的缘故，我并不能看清他脸上的神情，只瞧见他走到我近前，弯下身将我抱了起来。

我靠在他怀里，努力咬着舌尖让自己清醒，断断续续地问：

「秦晏，你如此恨我，你.....你和那两位姑娘，莫非真的春风一度了？」

语气满是嘲弄。

那药性太烈，至今没过去，我浑身滚烫，秦晏的手指一片冰凉，贴着我脖颈时，险些令我舒服得喟叹出声。

「迟绯月，没有下一次了。」他说，「这是秦国，你迟国公主的身份没有用，我可以直接杀了你。」

「秦晏，你就这么自信，不是我先杀了你吗？」

他云淡风轻：「迟国送亲的车队已经走到都城，抚宁公主端坐马车之中，三日后便要觐见天子，并未听闻有失踪之事，两国仍可结秦晋之好。」

我几乎立刻就明白过来。

这群人真是不怕死，发现我逃了，竟然寻了人来替嫁。

只是不知道这替我坐在马车里的，究竟是皇后派来的桃春，还是我父皇派来的兰若。

秦晏跟我说这事，当然不是出自好意。

他是在威胁我，就算现在我死在这里也无所谓，早有人顶替了我的身份。

回到别院，秦晏面无表情地把我丢进冷水桶里，通体的燥热顿时降下去。

我扒着桶沿看向他，温柔地笑道：「秦晏，我若真杀了你，最高兴的人，应该是那高高在上、平素最宠爱你的秦国皇帝吧？」

我不傻，秦晏也不是傻子。

捧杀这一招，凡是生在皇家的孩子，没有人不知道的。

秦晏来接我，说的是为了迎亲，那想必娶我这个和亲公主的人，便是他。

若老皇帝真属意他为太子，绝不会让他娶一个小国来的和亲公主做正妻，也不会帮着他得罪朝中重臣，败坏民间声望。

秦晏眼神沉了沉，唇边却勾起嘲弄的笑：「公主既然如此笃定，想必是深有体会。」

我也不恼，就泡在冷水里，笑盈盈地望着他：

「让我猜猜，那怯懦不堪的二皇子是宫女所出，想必皇上心中真正属意的太子，是刚愎自用的六皇子吧？而你秦晏，不过就是皇上用来磨炼六皇子的一步棋，是不是？」

秦晏冷笑一声，倏然站起身，将我湿淋淋地从浴桶里抱出来，扔到床榻上，伸手来剥我的衣服。

我终于变了神色：「你要干什么？」

「我见公主牙尖嘴利，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。」

秦晏说着，倏然将我右手按在床榻之上，伸手抽走了我藏在袖里的金簪，「迟绯月，你杀不了我，不要白费功夫了。明日一早，我就会带你进京。」

秦国都城戒备森严，进去了我就不可能再有逃脱的机会。

我恶狠狠地瞪着秦晏，恨不得从他身上撕下一块肉来。

秦晏却伸手抚过我的眼睛，声音低下去：「迟绯月，你不想知道你母妃失踪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吗？」

我蓦然愣住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压下心底的惊涛骇浪。

十二岁那年，母妃忽然将我送出宫外，在山间寺庙中住了两个月。

等我回去后，母妃不见了，我亦失宠，只能从皇后偶尔的一次失言中判断，我母妃没有死，只是被父皇藏了起来。

再多的，就知道了。

原本我想逃，也是为了找到我母妃的下落。

可秦晏如何知道我的目的？

秦晏淡淡笑了一声，凝视着我的眼睛：「迟绯月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我可以帮你找到你母妃的下落，前提是，你也要帮我一个忙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笑起来：「三皇子未免太看得起我？我一个和亲公主，如今连身份也让别人替了去，能帮你什么忙？」

「我要秦国的皇位。」

秦晏伸手将我湿漉漉的头发拨到耳后，语气平常得好像在说晚饭吃什么，「至于如何帮我，早就听闻抚宁公主十二岁前飞扬跋扈，如今在秦国都城中继续跋扈下去，倒也不难吧？」

这要求委实古怪，这辈子没听过这么离奇的篡位方式。

我微微抬起身子，勾着秦晏的衣领，故意在他鼻端呵气如兰：

「三皇子可知道本宫十二岁之前有多跋扈吗？我看哪个不顺眼，哪个就得死——」

「我替你兜着。」

秦晏打断我，在我嘴唇上啄吻一下，接着在我瞪视的眼神里笑起来，「你只管做你天不怕地不怕的抚宁公主，就算死了人，我也替你兜着。」

我答应了秦晏。

第二日一早，他带我一同入京。

进了城门，马车才刚走了一段，忽然停了。

接着车外响起一道女子嗓音：「晏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听说你前几日出京办差，可还顺利吗？」

这嗓音又娇又软，只听着，便能想象声音的主人是如何容色娇美。

我端坐在车内，听着秦晏装模作样地同人闲话家常，刚嘲讽地扯了扯唇角，话题忽然转到了我身上：「晏哥哥，车里坐的人是谁？阿云能看看吗？」

语气很是警惕。

我嗤笑一声，不等秦晏应声，已经起身掀起车帘，居高临下地望着她：「聒噪。」

阳光晃眼，我眯了眯眼睛，这才看清马车外站着的，是一个着鹅黄衣裙、梳双髻的娇俏少女。

而站在她面前的秦晏，竟然全然不似前几日在我面前那副心狠手辣的模样，唇边反而挂着春风和睦的微笑。

自称阿云的少女愣了愣，眼中闪过一丝愠怒，仰头看着我：「你是谁？」

我慢条斯理地扯了扯微皱的裙摆，笑道：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知道本宫的身份？」

她恼怒道：「我是当朝左相的嫡女魏若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」

又转头看着秦晏，眼中流露出几分委屈：「晏哥哥，这女人是谁，她怎么敢如此无礼？」

我冷笑一声，从腰间抽出匕首，猝不及防抵上她的脖颈：

「本宫是迟国的抚宁公主，对你无礼如何？若惹了本宫不高兴，就是杀了你，又能怎么样？」

魏若云吓得脸色煞白，盯着我的眼睛里浮出怨毒之色。

秦晏终于开口了：「好了，阿云你先回家吧，我下午去府中看你。」

又盯着我，缓缓道：「还望公主放过阿云一次。」

我嗤笑一声，将匕首收起来，坐回马车里。

隔着厚厚的帘子，隐约听到外面秦晏安抚魏若云的声音，片刻后马车继续前行。

秦晏没带我进宫，反而径直将我带到了三皇子府。

我下车时，正好有风掠过，几片细小的花瓣被吹到我衣襟上。

我摘下那几片花，随手揉碎丢到一旁秦晏身上，挑衅地望着他。

我说：「三皇子的心肝儿被我欺负了，你生气吗？」

他不答，反而若有所思地盯着我：

「一直忘了问，迟国曾经有一位二公主，应该是你的姐姐，抚宁公主可知她去了哪里吗？」

我的手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蓦然收紧，面上却笑得更加灿烂。

「她死了。」我看着秦晏骤然沉冷的神色，又十分好心地补充了一句，「我杀的。」

二公主迟纤月死在我手上。

她死之前，浑身伤口溃烂，血肉翻在外面，上面爬满了蠕动的蛆虫。

她趴在冷宫的草丛里，攀着我的袖子，求我杀了她。

她说：「死在你手上，至少我这最后一程走得干干净净。」

她容色倾城，在此之前，我们的父皇已经用她的身体，为自己笼络了十数位朝臣。

这当中有几位，极爱在床第之间用些见不得人的手段。

迟纤月身上的伤口，全部来自他们的折磨。

我望着眼前面沉如水的秦晏，微微笑道：「三皇子怎么会认识我二姐？」

「前些年去过迟国都城，有幸得见二公主一面。」

原本我没指望他回答，没想到秦晏还跟我解释了两句。

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，轻描淡写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来年清明，三皇子便替我为二姐姐多烧些纸钱吧。」

我想秦晏一定恨死了我，可却不能拿我如何。毕竟他狼子野心，想要这秦国的皇位，还得靠着我。

虽然我压根儿不知道他要如何靠我。

我只在秦晏的府邸住了一夜，第二日他便带我上了朝。

彼时迟国送亲的队伍已经站在大殿之上，桃春替我换上了那身艳红的嫁衣，只是眉眼发虚，半点也撑不起来。

秦国的老皇帝高坐龙椅之上，用苛刻的目光打量着她，嘲弄道：「这便是迟国的抚宁公主？怎么养得这般小家子气？」

昨日我在街头为难魏若云的事，想必他早已听说，这会儿倒真会演。

我冷笑一声，跨进门来。

大殿中人皆回过头，错愕地看着我，桃春看着我的眼神更是惊慌又怨恨。

我从腰间摸出鞭子，一鞭抽在桃春肩上。

她一声痛呼，肩头衣衫破裂，渗出血来：「公主，你.....」

「你还知道本宫才是公主？」我微微抬起下巴，看着她冷笑，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穿本宫的嫁衣，冒充本宫的身份？」

身为迟国人，桃春绝不敢说出我逃婚的真相来，便只能任由我责打辱骂，神情却十分隐忍委屈。

这一番戏演了半天，老皇帝总算看够了，笑着开口：「朕早就听闻抚宁公主貌美气性大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名不虚传。」

我仰起头望着他：「皇上，本宫纵然来秦国和亲，也是迟国的公主，容不得一个贱婢顶替我的身份。」

老皇帝用一种奇异的目光打量着我，抚掌而笑：「抚宁公主这脾气，倒同朕的一位皇子颇为相投。」

不等我答话，旁边有人已经迫不及待道：「儿臣瞧着，这抚宁公主，与三哥甚为相配。」

这人面色阴鸷，身着蟒袍，又称秦晏为三哥，八成就是那无才无德的六皇子秦安。

果然难堪大用。

老皇帝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目光转向我身后的秦晏时，已是一脸春风和煦：

「老三觉得抚宁公主如何？朕似乎听闻，抚宁公主此前进京，便是与你同行？」

秦晏低头道：「是。抚宁公主被山贼掳走，儿臣外出办差，正好遇上，便救了她。」

老皇帝若有所思：「既然如此，抚宁公主在京中这些日子，便住在你府中吧。」

秦晏面色如常，恭敬行礼：「是。」

不见半分怨怼。

我跪下行礼，侧头望见一旁秦安脸上掩不住的得意，不由在心中冷笑。

正要收回目光，看到秦安身后那一袭白衣，面色温润的男子时，不由微微一怔。

像是感觉到我在看他，那人转过脸，冲我微微一笑。

我很快就猜到了这人的身份。

想必是秦国朝中，那个多智近妖、神机妙算的右相林遇辞。

我同秦晏回去的路上，一直皱眉思索，直到秦晏问我，才笑着开口：「三皇子可知，林相心中属意的储君人选是谁吗？」

秦晏目光凛凛地望着我，似是在心中评估，好半天才说：「林相，一向同秦宣走得近。」

传闻中懦弱无能、贪好女色的四皇子秦宣。

我轻轻挑了下眉，忽然凑近秦晏，一双眼波光粼粼地望着他：

「秦宣有林相，秦安有皇上，秦晏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和他们会争？」

秦晏倒也不生气，修长的手指挑起我一缕头发，在指间绕了两圈，淡笑道：「我有公主便够了。」

我冷笑一声，根本不信。

我一个来和亲的公主，手中无权无势，能帮到他什么？

秦晏恐怕在下一盘大棋，而我不过是他的棋子。

不过，这棋子与执棋人的身份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便会颠倒过来。

老皇帝安排我住在三皇子府，几乎已经明示了，我此次前来和亲的对象便是秦晏。

而秦国京城中流言纷纷，都说我被山贼掳走，早就失了清白。

若我嫁给哪位皇子，他几乎就断绝了继承大统的可能。

即便如此，老皇帝依旧一意孤行，坚持让我嫁给秦晏，想必是已经对他忍无可忍。

我拈了颗葡萄吃了，抬眼瞧见秦晏迎风踏月而来，站在我面前道：「听人说，今天府中抬出去一具尸体。」

「是桃春。」我懒懒地说，「她胆大包天，还想顶替我的公主身份，自然留不得。」

我杀桃春，是亲自动的手。

拧断她脖子前，我附在她耳边，轻声道：「你听皇后的命令，将碧秋推进枯井中时，有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这一日？」

她睁大眼睛望着我，身子软软地倒下去。

兰若站在一旁，身子抖得如同筛糠。

我拿手帕擦了擦指间的血，轻笑道：「叫人进来，把她的尸体弄出去。」

「公、公主……」兰若声音发颤，我稀奇地看了她一眼，「你还不走，莫非是想跟桃春一起上路？」

桃春的尸体，被丢在了都城外的乱葬岗。

见秦晏目不转睛地望着我，我笑了：「三皇子别这样看我，说不定日后哪一天，你的脖子就和桃春一样，断在我手上。」

6

秦晏在我旁边的位置坐下，也吃了颗葡萄，神态自若，不见半点怒气：「公主舍得吗？」

「舍得呀。」我笑得眉眼弯弯，「不光舍得，到时候我还要去城中最好的酒楼开两坛酒，喝个酩酊大醉，以示庆祝。」

他也笑：「公主想喝酒，跟我说就是，不必找旁人要。」

我一下就收了笑，冷冷地望着他。

秦晏反倒笑得愈发开心，甚至颇有闲情地为自己倒了杯酒：

「三日后宫宴，林相与秦宣都会到场。若公主白日在醉金楼有话没说完，大可以继续同林相畅谈。」

白日桃春的尸体被送走后，我出了趟门，在街上遇到了林遇辞。

他拱手行礼，温温和和地问我可还习惯秦国的气候，在三皇子府可住得舒服。

我说：「三皇子这里什么都好，只是没有酒喝，甚是无趣。」

林遇辞顺其自然请我去醉金楼喝酒。

一进雅阁的门，我便瞧见端端正正坐在窗边的秦宣。

他抬起头，冲我笑了一笑，语气并不冒犯：「那日我身体抱恙，未曾上朝，故而今日才得见抚宁公主。」

我早就知道，林遇辞请我喝酒，目的不纯，但没料到秦宣敢这样堂而皇之与我见面。

秦宣目光状似温和，其中却暗藏审慎打量。

我心知肚明，那所谓懦弱无能的传闻，多半是假的。

老皇帝无条件偏心秦安，他与秦晏，不过各自伪装，收敛锋芒罢了。

「三皇子错了，本宫白日与林相见面，并非为了畅谈，而是为了幽会。」

我见秦晏神情渐渐转冷，唇边笑意愈发明显，「三皇子有所不知，像林相这样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，往往最得本宫欢心。」

我原本已经做好了惹怒秦晏的打算，他却并未生气，反倒似笑非笑道：「公主一片痴心令人感动，只可惜林相已有未婚妻，怕是不能如公主所愿了。」

我笑得灿烂：「本宫亦有未婚夫，只要三皇子不介意，说不得这样要更快活些。」

大约没有男人受得了这样的屈辱。

秦晏终于沉下脸，看着我的目光一片沉冷。

「怎么，三皇子很想杀了本宫吗？」

我柔软的手指沿秦晏手臂一寸一寸往上攀，直至停在他脆弱的喉咙上，指节轻轻摩挲着喉结。

故意笑得魅惑又勾人，我眼看着他眼底一点点浮出情欲的光，这才柔声道：

「秦晏，你可要提防着我点儿，我可是.....时时刻刻都想着杀了你。」

他猛地扣着我手腕，将我扯进他怀里，微微低下头，语气暧昧：「公主若是杀了我，怕是不能活着走出京都。」

我冷笑一声，没有作声。

秦晏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死于你的自大。

而且.....是死在我手上。

我根本不听秦晏的话，之后几天，照旧出门和秦宣见面。每一次，林遇辞都陪伴在侧。

他有一双波光潋滟的眼睛，专注看人时，总是含情脉脉的样子。

但我很清楚，比起秦宣的审慎藏拙，林遇辞用一副温润面具掩饰的，是仿佛能洞悉一切的锐利锋芒。

第二天，我和他们约在青楼见面，点了个姑娘过来弹琵琶。

拨弦声铮铮响起时，秦宣在我对面笑得前仰后合。

他说：「像阿月这样的和亲公主，大概是大秦建朝以来的头一个。」

我挑眉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：「四皇子这话说得有趣。我在迟国时，十二岁就鲜衣怒马过长街，没得来了秦国还得束手束脚，唯唯诺诺的道理。」

秦宣不置可否，我又看向他身边的林遇辞：「林相跟我们来青楼，可想好怎么跟未婚妻解释了吗？」

林遇辞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冷冷：「臣不曾有过未婚妻。」

「看来是三皇子诓骗本宫，不想让本宫过多与林相来往。」

我点点头，眼看着对面的秦宣瞠目结舌，指着我道：「公主竟.....瞧上了遇辞？！」

「林相风姿俊朗，得女子爱慕也是人之常情，四皇子这么吃惊做什么？」

我目光扫过秦宣，落在一旁的林遇辞身上。

他神情变也未变，反而淡笑道：「公主想要什么，不妨直接开口。这般厚爱，臣实在担待不起。」

林遇辞很聪明。

秦宣故意装出那副懦弱好色的样子用以避祸藏拙，大概也是他教的。

我在心里暗暗评估了一番，起身凑近林遇辞，在很近的地方盯住了他的眼睛，目光坦荡又锐利：

「我想知道，两日后的宫宴上，到底会发生什么。」

7

到宫宴的那一日，我盛装打扮，描了凌厉飞扬的眉毛，又在发间插了一支华贵的珠钗，和秦晏一起跨上马车。

他轻笑着夸我：「公主容色倾城。」

我也笑：「出生时就有人算过，本宫是祸国殃民之相，三皇子当心我祸了你的国。」

我和秦晏就不可能和平相处。

他大概也知道我恨极了，神情不变，闭目养神。

秦国是大国，老皇帝虽偏心无才无德的秦安，于治国一道上却颇有才能，任用贤臣，加以制衡，才让秦国的版图越扩越远。

以至于我那愚钝昏庸的父皇都有了危机感，忙不迭地送我来和亲。

秦晏面对的，是这样一个对手。

想想就很期待。

我勾了勾唇角，目光从对面闭着眼的秦晏脸上刮过。

不得不承认，他长着一副好皮囊，眼尾上扬，眉骨与鼻梁高挺，撑起整张轮廓深邃的脸。

浓墨重彩，比林遇辞那副水墨画般的冷清面容更为瑰丽。

秦晏倏然睁开眼，看着我笑道：「公主若是没有看够，日后时间还长。」

我眯了眯眼，淡淡道：「三皇子貌美，可惜比之林相还是略逊一筹。」

秦晏好像很不喜欢林遇辞。

我每次在他面前提到林遇辞的名字，他的眼神都会转冷，脸色也沉下来。

可是他越不喜欢，我就越高兴。

我偏要提，还要多提。

按照秦国老皇帝的旨意，我将要嫁与秦晏，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

因此我与他并肩跨入大殿后，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侧面传来一道凌厉的目光。

这目光里带着恨意与不甘，恨不得将我凌迟。

我微微一转脸，果然看到盛装打扮的魏若云。

她身边的男子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正是秦国当朝左相，魏若云的父亲魏杭。

想到两日前林遇辞和秦宣对我说过的话，我勾勾唇角，直觉等下有一场好戏。

「没看到林相，公主很失望？」秦晏冰凉的声音在我身侧响起。

我笑容不变：「是啊，很失望。本宫与林相一见如故，一日不见就愈发想念。」

秦晏目光森冷，与我一同落座。

也就是我们刚坐下的那一瞬间，秦宣与林遇辞一并跨进门来。

我的目光在虚空里与林遇辞交错，他投以一个疏淡的微笑，又很快转开了眼神。

秦安来后，老皇帝也到了，他身边的皇后眼神阴沉，恶狠狠落在我身边的秦晏身上。

「还未祝贺三皇子好事将近。」

秦晏举起杯子，唇角微勾：「多谢母后。」

我冷眼看着，只觉得十分可笑。

秦安是皇后唯一的嫡子，所以哪怕他不中用，老皇帝还是愿意用秦晏做他的磨刀石，一点一点将他磨砺成才。

只是他低估了秦晏的野心和狠心。

酒过三巡，老皇帝忽然开口道：「朕今日有两桩喜事，要说与众爱卿。」

我动作轻轻一顿。

来了。

这头一桩喜事，是给我和秦晏赐婚。

他安排我住在三皇子府，就几乎算是明示，圣旨读完，满场没有一个人意外，只是落在我与秦晏身上的目光，多多少少带了些探究之意。

秦晏丢了酒杯，伸手捉住我的手，牢牢扣在手心，轻声道：
「公主笑一笑。」

他的掌心温热，我指尖却冰凉。

我扯扯唇角，目光从对面满目愤恨的魏若云身上掠过，落在林遇辞脸上。

他神情无喜无悲，一派平和，眼底雾气缭绕，令我无法辨清他的情绪。

秦晏的声音又一次在我耳畔响起来：「迟绯月，林遇辞救不了你，只有我能帮你。」

「我们才是同一类人。」

其实秦晏说得没错，我和他是一类人，甚至第一回交手，我输在了他手上。

可是人往往会被自己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吸引。

我好奇。

我想剖开林遇辞那副冷清的皮囊，看一看下面埋藏的骨肉，究竟是什么样的。

第二桩喜事，则是秦安的婚事。

老皇帝给他和魏若云赐了婚，算是把左相这一脉势力，牢牢绑在秦安的船上，用以抗衡秦宣和林遇辞。

意图已经很明显了。

我转头看了秦晏一眼。

这一场死局，你要如何破解呢？

秦晏勾一勾唇角，压低了声音：「公主是担心我吗？」

「三皇子多虑了。」我说，「我只是怕有人比我更快一步动手，你不能死在我手上。」

秦晏没有动怒，只是将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：

「公主想必知道，越是逼到绝处的反击，越是好看。他既然把魏杭也拖下水，这盘棋就该换我与公主来下了。」

我没说话，只是抬眼看着对面的魏若云。

她眼眶通红，浑身颤抖着，却在老皇帝和魏杭的逼视下，被迫领旨谢恩。

「臣女，谢皇上赐婚。」

一字一句，像是从牙缝里逼出来的。

从古到今的政事博弈里，似乎总是如此，女子的婚姻大事，一生的落处，不过是颗利益交换的棋子。

魏若云嫁与她并不喜欢的秦安。

迟纤月被我那父皇逼着用身体笼络朝臣，最后惨死在迟国后宫的荒草丛中。

而我被送来秦国和亲。

这些男子谈笑间，随口一句话，似乎就决定了一个女子一生的宿命。

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得逞。

我收起眼底蔓延的情绪，反手扣住秦晏的手，轻笑道：「那么，三皇子这盘棋，我从现在开始入局。」

8

宫宴结束时，天色已暗。

夜色凄清，我和秦晏在暗红的宫墙外站了片刻，便遇上了出来的秦宣和林遇辞。

秦宣假模假样地同秦晏客套：「还未恭贺皇兄得此佳人——此等绝色，实属人间难得。」

他目光掠过我的脸，带上了两分恰到好处的垂涎。

后面不远处路过几位朝臣，见状，脸上露出「果然如此」的神情。

我突然有些想笑。

对秦宣来说，对着见了好几次面、已经很熟的我，还要演得这么卖力，大概实在是件辛苦的事。

秦晏扯扯唇角，将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些，似笑非笑道：「四弟届时可要来喝一杯喜酒。」

「一定。」

林遇辞仍然站在秦宣身边，淡淡抿着唇，神情毫无波动，眼中像是有经年不散的雾气。

我笑着伸出手去，在林遇辞脸颊上轻轻摸了一把。

冷静碎裂，他终于忍不住露出惊愕的神情。

握着我右手的那只手猛然增大了力气，秦晏咬牙切齿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：「迟绯月。」

我置若罔闻，轻笑道：「林相此等绝色，若生在我迟国，当为本宫面首之最。」

林遇辞眼神一动，朝我拱手：「多谢公主厚爱，只是，公主既然已为三皇子妃，便不是遇辞能够肖想的了。」

我不顾秦晏越来越冷眼神，凑近林遇辞的脸，直直盯着他的眼睛：「这么说，林相还是肖想过本宫？」

林遇辞猛地后退一步，掸了掸衣袖，沉声道：「遇辞冒犯了。」

他与秦宣相携离去，只是那步履，怎么看都有些失了稳重。

秦晏冷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「我倒不知，公主对林遇辞竟痴心到此等地步。」

「三皇子还是关心一下自己的小青梅吧。」

我话音未落，红着眼眶的魏若云已经站在了秦晏面前，眼神落在我与他交握的手上，神情一时复杂难辨。

她泪眼盈盈道：「晏哥哥，若云真的不能再做你的妻子了.....」

秦晏淡淡道：「事情已成定局，魏姑娘还是不要再拘泥于过去了。」

语气很是绝情。

魏若云后退一步，不敢相信地抬起眼看着他，似乎受了莫大的伤害。

她走时，满脸泪痕，十分仇恨地瞪了我一眼。

回去的路上，秦晏冷着脸，我托着下巴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：

「三皇子如此动怒，究竟是因为我和林相，还是因为魏若云和秦安的婚事？」

秦晏不说话。

看着他心情沉郁，我心情十分愉快，靠在车壁上闭着眼睛，微微翘起唇角。

直到回到府中，我进房前，他忽然拽住我的手腕，声音沉沉道：「你与林遇辞究竟是什么情况？」

「三皇子这样担心，倒不如亲自去问一问林相。」

我冷笑着甩开他的手，「想必一定能得到令你满意的答案。」

我用力甩上房门，将秦晏关在门外。

他在那里站了许久，脚步声才渐行渐远。

我却并无睡意，只是在心里反复思索：秦宣与林遇辞自成一派，魏杭则被一桩婚事强行绑上了秦安的船，老皇帝已经将秦晏逼入绝境，想必他的反击，一定又痛又狠。

秦晏的动作，快得令我猝不及防。

宫宴结束后的第三日，满国都流言纷纷，皇上病体渐微，将传位于六皇子秦安。

纵然老皇帝迅速出手，还是没能遏制流言的扩散。

秦安大器未成，羽翼未丰，老皇帝不会允许他的意图这么快暴露于人前，于是又飞快地将秦晏拉出来，将查封京中命案赌场的差事交给了他。

也不知道秦晏是如何查的，他到那里时，正好遇见一个赌红了眼的男子举刀伤人，被他一剑斩断了手臂。

那男子撑着断臂，一路疯狂逃窜，竟从后门逃进了左相府邸。

秦晏很快带人闯进魏杭府中，当着他的面，将那个骂骂咧咧的断臂男子带走。

而那男子，竟然是魏杭正房夫人娘家唯一的亲弟弟，宋青。

因着从小娇生惯养，向来性格暴戾、无法无天，此前赌场发生的那两起命案，也与他有关。

再往深里查，他手中另有好几条人命，竟都是靠着秦国左相的名声遮掩过去。

一时间，魏杭声望跌落谷底，左相一脉势力收拢，数名门客被罢官，似已式微。

这一切，都是秦宣告诉我的，上一次也是他告诉我，宫宴之上，老皇帝会给魏若云与秦安赐婚。

只是出了些偏差，不知道魏杭对她说了什么，魏若云并未因此大闹，虽然眼睛发红，最终还是平静地接受了。

秦宣落下一枚棋子，抬眼望着我，笑道：「公主以为，这些命案都是宋青所为吗？」

「我说他是不是，有用吗？」我捏着一枚黑子，迟迟未下，却托着下巴看向他，「皇上说他是，那就是。」

老皇帝既然铁了心要磨炼秦安，当然不可能要他顺风顺水，免得他得意忘形，失了分寸。

秦晏这把刀如此好用，那多用用也是好的。

只是，老皇帝忽略了一点。

太锋利的刀，伤己时只会更痛。

这一盘棋下到这里，究竟是老皇帝利用了秦晏，还是秦晏利用了他，谁也看不清。

秦晏把这一池水搅浑，为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看不清。

秦宣微微一怔，笑起来：「公主虽为女子，却机敏过人，迟国皇帝如此不上道，竟送你来和亲，实属屈才。」

我也笑，终于将最后一枚棋子落下，令秦宣满盘皆输：

「是我该夸四皇子，只端坐府中，却耳聪目明，对京中大事了如指掌。」

说到最后，我意有所指地看向了他身边的林遇辞。

他也垂眸看着我。

眼中一贯弥漫的雾气，却好像有了丝丝裂痕。

秦宣能知晓这些事，当然出自林遇辞的手笔。

上一次他对我说，他自己「虽知天下事，却无逐鹿心」，我就懂了。

他选择与林遇辞站在一处，说到底，不过是为了自保，而非真有上位之心。

怯懦又好色的皇子，如何能当得起一国之君？

只是.....

林遇辞到底是什么目的，我竟然有些猜不透。

他不过二十有余，已经官拜右相，位极人臣，又怎么会甘愿陪着心无大志的秦宣，竟丝毫没有从龙之功的野心吗？

我不信。

果然，秦宣笑着说：「我能知道这些，还要多亏遇辞。」

他低头看了看棋盘，苦笑道：「公主棋艺高超，不下了，我认输。」

林遇辞忽然道：「四皇子昨夜睡梦正酣，却有刺客入府，险些要了他的性命——公主知道这是谁派来的吗？」

「遇辞，你跟公主说这些干什么！」秦宣一声低喝。

林遇辞无动于衷，只是直直盯着我，目不转睛。

我缓缓站起身来，掸了掸裙摆，慢条斯理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林相送本宫出去吧。」

我与林遇辞跨出门时，天色已近黄昏。

「公主若是不愿留在秦国受人摆布，遇辞可以送公主回迟国。」林遇辞忽然开口，顿了顿，又道，「这也是四皇子的意思。」

受人摆布。

「林相觉得本宫在受秦晏摆布？」

我回头，笑盈盈地望着他。

林遇辞不闪不避望向我，神情坦荡，眼神明澈。

他是在暗示我，秦晏是个极危险的人。

他能踩着刀尖与皇权共舞，反过来利用老皇帝的辖制对付秦安，为自己铺路；也能派出刺客暗杀秦宣，用以试探他真正的实力。

「本宫不会走的。」我淡笑道，「我要看看，究竟是狼咬断我的喉咙，还是我拔下了他的牙齿。」

何况秦晏答应要替我寻找母妃的下落，在这桩心事了结之后，我会亲自找他报我的仇。

在此之前，我不介意多等等看。

也不介意.....替旁人推一把手。

林遇辞大约是听出了我语气中的笃定，不再坚持。

拐过一条僻静的小巷，忽有风声过耳，一个黑衣刺客落在我们面前，举刀便刺。

林遇辞面色一肃，冷声提醒：「公主小心！」

他话音未落，那刺客的刀尖已经将要刺入我肩膀，却被我低下身子猛然避过，反手将匕首插进他心口。

干脆利落，下手狠绝。

天边夕阳残红如血，刺客的身体在一片血红的光芒里轰然倒下。

我蹲下身去，拔出匕首，慢条斯理在那刺客的衣服上一点点将血擦干净，这才站起身，转头看着林遇辞：「林相莫怕，本宫学过杀人之术，会保护好你的。」

林遇辞却倏然道：「公主的真心究竟如何，我看不清。」

我眉眼轻轻一动，伸手在他肩膀上点了点，娇娇地笑：「怎么，林相莫非要本宫将一颗心都剖出来，才相信本宫一片真情吗？」

那一瞬间，林遇辞眼中闪过复杂难辨的光芒。

他忽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指，语气平静，却好像藏着万千波澜：「昨天夜里，我梦见了公主。」

10

一片温热骤然包裹住我冰凉的手指，我怔了怔，仍然笑道：「怎么，林相莫非是梦到了与本宫.....春风一度？」

语气愈发暧昧。

林遇辞却像被烫到了似的，猛然甩开我的手：「是遇辞冒犯了。」

我眯了眯眼睛，若有所思道：「林相是在跟本宫玩欲擒故纵这一套吗？」

「不敢。」

语气已经恢复了一贯的冷静。

林遇辞将我送到三皇子府门口时，秦晏正好回来。

他骑在马上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，冷冷道：「多谢林相，替本王护送公主回府。今日事忙，便不留林相了。」

林遇辞也不恼，拱手行礼，淡然离去。

我仰头看着秦晏，轻笑道：「三皇子这么生气，莫不是吃醋了？」

秦晏翻身下马，用那一双冰冷的眼睛瞧着我，半晌才道：「迟绯月，别忘了你与我的约定。」

「约定？」我怔了怔，点头笑道，「本宫正是时刻谨记着与三皇子的约定，才时时与林相来往。要知道，本宫身在迟国时，可是养了不少面首在府中。」

这话当然是.....胡言乱语。

皇后日日眼中钉肉中刺似的看着我，后来我出宫一趟，都是千难万难，又哪里有机会养什么面首？

不过事实如何不重要，能刺到秦晏就好。

看着他面色发沉，我便心情愉悦。

我也不管秦晏如何神情难看，自顾自过去，摸了摸他骑回来的那匹马，握着缰绳翻身上马，纵着它在街道飞驰了一个来回。

夕阳血红映在我身后，回头时，正好瞧见秦晏站在原地，怔怔地瞧着我。

盛极的光落进他瞳孔里，在原本冰冷的暗色中撑开一片融化的春意。

秦晏原本就生得极为好看，眉眼似用浓墨重彩细细勾勒，这下更是光芒流转，耀眼夺目。

好像透过我，看到了很遥远的东西。

「三皇子。」

我叫了一声，他猛然回神，眼中铺陈的情绪一瞬间被尽数收敛，又回到了惯常的冰冷。

只是到底多了一抹复杂。

我微微低头看向他，又问了一遍：「三皇子在想什么？」

他抿了抿嘴唇，嗓音微哑：「公主若喜欢的话，这匹马便送你了。」

我当然喜欢。

迟国地形崎岖，马车常不能行，需要骑马。

因此我十岁学马术，十二岁就能骑马过街上山，甚至纵马越长河。

秦晏这匹马，浑身乌黑，四蹄踏雪，当为良驹。

只是.....他送我这匹马，大概率不是出自偶然。

凭秦晏的审慎与狠绝，我不信他会无缘无故送我东西，想必定然有所图。

他所图之事，究竟是什么，目前一片迷雾，尚未可知。

我心念急转，面上却分毫不显，只笑着道：「那便多谢三皇子了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在房中时，秦晏忽然来敲门，说要同我下棋。

等白棋呈围剿之势，将星星点点的黑棋围杀其中时，秦晏忽然停了手，抬眼看向我，淡淡道：

「京中局势已渐渐分明，公主既然觉得我不可靠，又为何对秦宣如此信任？」

我动作一顿。

果然，我不该低估秦晏。

「三皇子错了。」我微笑着道，「我谁也不信，不过是如同与你合作一般，与四皇子谈一桩交易罢了。」

这些日子，我总是去见秦宣，见面地点不是在他的四皇子府，便是在京中最大的青楼，还专门要了靠近下方溪流的济楚阁儿。

秦国是个多水的国家，即便在国都之中，同样处处静水流深。

两条护城河纵横交错，穿城而过，又分出无数支流，潺潺流淌，滋养出无数湿润静谧的好景致。

其中，就包括了我们最常去的那一处济楚阁儿窗外。

我在那里，明面上同秦宣一起听曲儿赏美人，饮酒作乐，实则

在珠帘的遮挡下见了不少人。

其中有江湖门客，亦有朝廷官员。

我那父皇虽然昏庸无能，手中却掌控着先皇留给他的密探组织。

虽然在他的无用与秦国老皇帝的压制下，已经一缩再缩，到底还是留了几枚勉强可用的棋子。

其中有一枚，安插在秦国军中，已经坐到了副将的位置上。

他待在秦国十数载，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迟国人的身份，骤然见到我，脸色煞白。

我微笑着问他：「程将军是想助本宫一臂之力，还是想身份败露，死无葬身之地？」

我在迟国飞扬跋扈多年，皇后恨我入骨，却始终杀不了我，当然不是因为她不敢。

而是不能。

我母妃失踪前，父皇十分纵着我，连御书房也允诺我随意进出。

而掌管密探组织的信物，我正是在御书房的暗格中摸到的。

起先我只当个好玩的物件拿着，父皇许久不管，也不曾留意过。

后来母妃失踪，我失宠，这东西我便贴身藏好，直觉总有一日能用上。

我拿着信物，命程副将在京中暗布兵马，用以监察秦晏与秦安的动向。

秦晏眉眼轻动，忽然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：「你与秦宣如何，我不管。但你要离林遇辞远一点，他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」

这是他第三次在我面前说起林遇辞的事情。

但我从来没觉得林遇辞是个简单的人。

我轻轻地笑：「可林相风姿出众，才貌过人，本宫实在舍不得，怎么办呢？」

「哗啦」一声，秦晏蓦然拂落满盘棋子，将我按在棋盘上。

坚硬的玉石硌着我的后背，温度在冰凉与滚烫间反复传递。

「迟绯月。」他一字一顿，声音沉冷，「你来秦国，是要嫁给我的。」

我万万没想到秦晏这时候竟然说出这种话，当即嗤笑一声，揪着他前襟，抬起下巴道：

「三皇子是不是忘了，本宫与你之间有生死大仇？」

他眼底的光一瞬间黯淡下去，嘴唇翕动两下，却什么都没说出来，丢下我走了。

惺惺作态。

我冷笑一声，翻身坐起来，将被揉乱的裙摆展平，施施然站起身。

秦安给我的那枚白玉珰，仍然稳稳当当系在我腰间。

前两日，我瞒着秦晏、秦宣和林遇辞，在京中一处密阁同秦安见了一面。

他在我面前大骂了一刻钟秦晏，又说魏若云明明已经指婚给他，却碰都不让他碰。

他说什么我都迎合他，又捏着袖子，在秦安面前哭得梨花带雨：

「六皇子可知我的苦处？那秦晏明面上恪守礼节，暗中却多次轻薄于我，进京前便将我强行按在床榻之上，又言语辱我至极.....」

秦安听得满眼兴奋，险些伸出手来捉住我的手。

只是大约想起了我的恶名，又及时将手缩了回去。

「既然如此，抚宁公主配合我，我替你出了这口恶气，如何？」

我泪盈于睫，柔声道：「那便多谢六皇子了。」

秦晏啊。

我怎么可能什么都让你知道。

秦宣只是我布下的第一步棋。

真正的破局点，还在秦安这个蠢货身上。

11

此后数日，我在秦国都城街道策马飞驰，愈发放肆。

秦晏看在眼里，却丝毫不加阻止。

听说老皇帝曾召他入宫，明里暗里说我太过放肆，可秦晏却无奈道：「抚宁公主素来嚣张惯了，儿臣也拿她没有办法。」

老皇帝十分不满，修书一封，命人送去迟国。

半道上，那封信却被秦晏的人给截了下来。

他当着我的面，将那封信放在烛火上点了，当着我的面从容笑道：「公主放心，你只管撒野，无人管得了你。」

我也笑：「三皇子放心。」

保证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满京城盛传我的恶名，说迟国来的抚宁公主行事跋扈，三皇子都拿她无可奈何。

正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。

因为抚宁公主无法无天，连一贯心狠手辣的三皇子，竟也收敛不少，变得温和起来。

温和？

这词用来形容秦晏，当真是匪夷所思。

不过，或许这也就是他让我在京中为非作歹的目的之一。

我翻身下马，望着面前瑟瑟发抖的首饰店掌柜，用马鞭托着他下巴，轻笑道：「是你在背后议论本宫？」

他嗓音发颤：「没、没有.....」

我正要再说话，身后倏然传来一道声音，清冷平和：「公主。」

是林遇辞。

我动作一顿，松开那掌柜的下巴，没理会他连滚带爬逃走的动作，只是回头看着林遇辞，眨眨眼，笑道：「本宫与林相果然有缘，到哪里都能遇见。」

林遇辞面不改色，淡淡道：「今日前来，是有东西要送给公主。」

他将我一路带到了醉金楼，我原本以为秦宣又在那里等着我，将计划的进度告知我。

可是没有。

只有林遇辞一个人。

在临水的窗边坐下，他忽然从怀里取出一把竹嵌玉的扇子。

「扇中藏有一百零八根银针，针上淬了毒，足够公主自保。」
他将那沉甸甸的冰凉折扇递到我手里，又取出一只小玉瓶，
「这是解药。」

我将扇骨与玉瓶紧紧握在手心，抬眼看着他：「林相为何帮我？」

林遇辞抿唇道：「七日后京郊围猎，公主生在迟国，不熟水性，应该要当心。」

他这.....是在暗示我吗？

七日后的京郊围猎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？

迷雾遮眼，我发现我竟然不能看穿林遇辞的目的，只能在心中反复思量。

只是我怎么会不熟水性？

我五岁时，皇后瞧我不顺眼，支开我身边侍奉的宫人，命人将我推进湖中，是我母妃冲出宫门，哭喊着救起我，将我从命悬一线的边缘生生拽回来。

那次之后，我咬牙学会了凫水，在冬日冰冷的湖水中。

出门时，拐过一处小桥流水，竹林茂密，我蓦然闪身进了竹林，勾着林遇辞的衣带将他也拽了进去。

林遇辞踉跄了两步才站稳，衣摆布料擦过竹叶，发出簌簌的声响。

我用力揪着他衣襟，微微仰头问道：「林相可知那日刺杀本宫的，是谁的人？」

他垂下眼，长长的睫毛垂落下来，低声道：「别太用力了，你今日纵马，已是很放肆，当心肩膀的伤口挣开。」

我蓦然怔住。

寒意从心头一路窜到指尖。

拨开迷雾，某些从前我没有想通的关键点，在这一刻骤然清晰起来。

我浑身发冷，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舌尖死死抵着后槽牙，一字一句地问：「你是秦晏的人？」

12

林遇辞神情一动，眼底的光蓦然沉下去，声音却格外温柔：「我不是。」

我松开他，冷笑一声，后退两步。

「我肩膀受伤这事，不是秦晏告诉你的？」

「.....是。」林遇辞眼中多了几分惶急，伸出手来，似乎想握住我的手，却被我避开。

我嘲弄地笑道，「林相的演技这样出色，配合秦晏糊弄本宫多时，想必你们心里一定很得意吧？」

「我与三皇子的关系，并非你想的那样。」

林遇辞凝视着我的眼睛，语气诚恳：「我与他不过一场合作，各取所需。」

我点点头，问他：「那林相今日来送我暗器，又提醒我七日后的围猎上会有事情发生，是不是也是出自秦晏的授意？」

「不。」

林遇辞毫不犹豫地否定，眼中这一刻云消雾散，光芒跃出，粼粼铺开一片暖色。

「我是担心公主的安危。」

我垂下眼，片刻后复又抬起，向前两步，寸寸逼近他的脸颊：

「林相又是为何，担心本宫？」

呼吸愈发灼热，近在咫尺。

林遇辞不答话，逃了。

他走时，步履踉跄，再不见半分冷静。

我站在冷风簌簌的竹林中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走远，并未追上去的打算。

这件事，我没有开口问秦晏。

围猎前一夜，他却主动找上门来，递给我一方玄铁制成的令牌。

那东西冷冰冰又沉甸甸地坠着我的手，我把玩片刻，抬起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秦晏：「三皇子这是何意？」

「围猎场恐生变故，公主拿着玄铁令，足够号令猎场外的五千御林军。」

屋内烛火跳动。

在那一星温热光芒的映衬下，秦晏素来冰冷的神情，竟也缓和许多。

我忽然笑起来：「这东西既然对三皇子如此重要，你不怕我拿着它，反过来杀你吗？」

「迟绯月。」他忽然唤我的名字，在晕开的烛光里凝视着我的眼睛，「等我大仇得报，你要杀我，随便你。」

我动作轻轻一顿。

大仇？

他指的是什么？

我忽然想起，秦晏从不曾在我面前提过他的母妃，而皇后看上去又恨他入骨。

那么他的仇人会是谁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。

我垂下眼，轻轻地笑了起来：「好啊。」

林遇辞一定没有告诉秦晏，我已经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

第二日秦国京郊围猎，我一身红衣，骑在秦晏送我的那匹马上，十分惹眼。

一旁的林遇辞目光微微恍惚，时不时落在我身上，带着几分欲言又止。

另一侧，秦安十分焦灼，不停地向我递来眼神暗示。

我知道，他的计划要我配合，才进行得下去。

秦安的计划很简单。

他要我在围猎场上，将箭射向秦晏，再于众目睽睽之下，向老皇帝揭示秦晏的罪行。

届时，他会将自己收集的秦晏罪证一并公之于众，彻底断绝他继承大统的可能。

我知道，秦安是急了。

魏相一脉势力的没落，魏若云对他的不配合和对秦晏的痴心不改，以及老皇帝的磨炼。

对他来说，是刀刀刻骨的凌迟。

并不会磨砺他成为一个好的储君，只会让他更加焦灼。

我挑了个空隙，转向秦安的方向，用口型对他无声道：「放心。」

秦安的神情终于缓和下来，还十分阴毒地看了秦晏一眼，眼中尽是冷笑。

老皇帝携着皇后与宠妃，坐在树荫高台之上，看着我们各自奔向丛林和猎物。

秦国多水之地，围猎场中亦有大片湖泊和交错穿流的小溪。

马蹄踏过一处浅浅的溪流，水花溅上裙摆，我脸色微微发白。

秦宣适时递来话头：「公主怕水？」

「是。」我抿了抿唇，故作傲然，「怕又如何？本宫千金之躯，也不需要会水。」

目光流转，在某一刻不经意对上一双沉暗的眼。

正是坐在马车中，掀起车帘向我看来的魏若云。

我确信，方才我声音放得够高，她一定能听到。

一头鹿轻巧地从林中跃过，秦晏与秦安策马跟了上去，秦安临走前，不忘充满暗示地看了我一眼。

蠢货。

我在心中暗道。

又一只鹿跳出时，我骑马跟了上去，在它身影与秦晏交叠的一瞬，猛然搭弓射箭。

箭矢破风而去，凌厉非常。秦晏却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一样，蓦然挥剑将箭矢打落。

然后他一提缰绳，骑着马转过身来，黑漆漆的眼睛隔空凝望着我。

这变故是秦安未曾想到的，然而他愣怔后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将戏演下去：「抚宁公主，三皇兄可是你的未婚夫，你为何要将箭射向他？」

「本宫怎会将箭矢射向三皇子？」我挑眉道，「不过是那只鹿恰好路过三皇子，本宫不小心脱了力。」

13

秦安不敢置信，愕然低吼：「迟绯月，你——」

「六皇弟还是不要直呼公主闺名为好，毕竟，她是本王的未婚妻。」

秦晏淡淡道。

秦安嘴唇抖了抖，面色十分难看，看我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凶狠的杀意。

原本他在猎场外埋伏了人，打算在我射伤秦晏，又揭露其罪行后，让那群人顺势冲进来，给秦晏定一个造反谋逆的罪名。

届时他重伤在身，百口莫辩。

没想到，这计划在第一步就卡住了。

但眼看秦安满脸不甘，我就知道，他不会轻而易举让自己的计划泡汤，一定会另寻方法，把这罪名牢牢安在秦晏身上。

果然，晚膳时分，我们刚落座不久，高台下忽然冲上来一群黑衣刺客，手中利刃寒光凛凛，高喊着「杀昏君，除逆贼」，便冲向了老皇帝。

看来秦安不死心，一定强行要秦晏背下这口锅了。

玄铁令滑入我手中，我正要动作，身边的秦晏忽然伸出手来，握住我空荡荡的那只手。

他轻声道：「阿月，不要怕。」

我蓦然怔住。

转头望去，秦晏稳稳端坐在原地，隐在袖中的左手牢牢握住我的手，右手甚至端着未喝的一杯酒，看上去一点也不意外。

果然。

秦安这蠢货，哪里斗得过秦晏。

在秦安大呼小叫着「护驾」时，「砰」地一声，老皇帝踢翻了面前的桌子，蓦然拉过一旁的宠妃为自己挡了致命一刀，又将宠妃没了声息的尸体扔在地上，厉声高呼：「丽妃母家行刺于朕，意图谋权篡位，当诛九族！」

秦安急得险些跳起来：「父皇，那是一一」

「老六，坐下。」

老皇帝冷冷的目光看过来，充满威压，秦安立刻偃旗息鼓，坐了回去。

却微微低下头，眼中满是不甘恨意。

御林军已经迅速赶到，在秦晏的指挥下，制服了所有刺客，当场尽数诛杀，没留下一个活口。

老皇帝木着脸，面无表情道：「丽妃护驾有功，可葬入皇陵，其他族人按律处置。」

顿了顿，他看向秦晏：「老三，这事你来办。」

秦晏松了我的手，冲老皇帝遥遥跪下：「儿臣领旨。」

他虽然跪着，但脊背却挺得笔直，并无丝毫臣服之意。

一个年轻凶狠、野心勃勃的皇子。

一个年事渐高、无法再面面俱到的老皇帝。

旗鼓相当的博弈，又见了血，当真是十分好看。

我勾勾唇角，探出胳膊，痛快地伸了个懒腰。

不枉我苦心安排，总算看了这一场大戏。

秦安自以为他计划缜密，只要刺客出现，便能将黑锅扣给秦晏。

然而老皇帝向来多疑谨慎，他大概率会想到，刺客是秦晏安排的，他们将会反咬一口，将谋逆的罪名安在他选好的储君秦安身上。

老皇帝名下只剩这三个成年皇子，他明显看不上懦弱无能的秦宣，对狼子野心的秦晏更是又防又用。

怎么会允许秦晏在仅剩的秦安身上，染这么大一个污点？

围猎场血腥味弥散，而天色暗后，我们宿在了围猎场旁边的温泉行宫。

不出我所料，夜里，秦晏找上门来，欺身将我按在桌上，困在他两臂间。

他满身酒气，眼睛微红，在我肩头重重咬了一口，像是惩罚一般。

「嘶——」

我吃痛，用力推开他的脑袋，冷笑道：「三皇子做禽兽上了头，竟不管不顾了？」

「迟绯月。」他背对着一室烛火，目光沉沉地望着我，「白日里那一箭，你没丝毫留力，是真的想杀了我，是不是？」

不知为何，他的语气听上去竟有几分难过。

我嗤笑道：「我要杀三皇子这事，三皇子今天是第一次知道？」

「我早就知道。」他凑过来，用鼻尖轻轻碰了碰我的鼻尖，
「可我总盼着你对我有几分心软。」

这动作温情脉脉，实在过于亲昵，不是我和秦晏该做的。

「我早就知道你去找了秦安，但我没说，我想你总不会真的对我下死手。」

酒意蔓延间，他攀着我的肩膀，乞求般低声道：

「阿月，我没有真的丢下你不管，我只是想吓一吓你.....那破庙中的乞丐，都是宫里犯了事放出去的，他们没有东西，伤不了你.....」

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秦晏一下子僵在我身上，一动不动，像是凝固了。

「算了吧，秦晏，你又没有真的喝醉，何必装模作样地来同我示弱，你觉得我会吃这一套吗？」

我用力推开他，坐起身子，将被他揉皱散乱的裙子拢好，嘲弄地望着他：

「你早就知道了又如何？配合得这样好，不还是为了达成你的目的？」

他目光万分复杂地望着我，半晌，才勾出个自嘲的笑来：「公主自是聪慧异常，没有什么瞒得过你。」

「说吧。」我跳下桌子，站直身子望向他，「你今夜来找我，又是为了得到什么？」

14

围猎第二日，我借口昨日脱力，身体不适，坐在了高台之上。

昨日满地鲜血已经打扫干净，只余淡淡的血腥味，让湿润的冷风一吹，便全然散了个干净。

午膳过后，魏若云前来寻我，说近日天气渐暖，荷花开得十分好看，邀请我去围猎场一旁的湖泊之上泛舟乘凉。

她摆出一脸天真娇俏，望着我：「迟国地处边疆苦寒之地，抚宁公主大概从未见过满湖盛开的荷花吧？」

这演技实在拙劣不堪，可我还是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应了下来。

画舫渐渐行至湖心，荷叶层层叠叠的深处，岸边的一切都瞧不真切。

微风拂过鼻息，带来淡淡的香气。

魏若云指着船外一丛荷花，仰着小脸单纯道：「公主能帮我摘一下吗？我有些够不到。」

我挑了挑眉，望着她：「好。」

探出身子的那一瞬间，我听到魏若云沉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这一刻锋芒毕露，不加掩饰：

「从小我就觉得，长大后我一定要嫁给晏哥哥，做他的皇妃，然后是太子妃，最后是皇后。我得陪着他君临天下，看遍大好河山。」

「可是你来了，你不过是弹丸之地来的和亲公主，有什么资格嫁给他？只有我，配做晏哥哥唯一的正妻。」

是我看轻了她。

魏若云想要的比我想象中更多。

她想要的，不光是秦晏，还有秦晏身上代表着的，翻手云覆手雨的皇权巅峰。

可她不知道，老皇帝真正看中的太子人选，正是她要嫁的秦安吗？

我嗤笑一声：「就算没有我，你以为皇上能允许你嫁给秦晏？」

「用不着你操心，只要你死了就好。」

身后蓦然传来一股巨大的推力，「扑通」一声，我从船边掉入湖水中。

冰冷的湖水涌上来，将我全身包裹住，五岁那年命悬一线的记忆在这一刻回归脑内。

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浮上水面，扒住摇摇欲坠的船舷，厉声呵斥：「魏若云，你好大的胆子。本宫可是结两国邦交的和亲公主，你可知谋害本宫是什么罪名！」

「哈哈哈哈！」魏若云大笑几声，低下头望着我，满是恨意的眼底再不见丝毫天真活泼，「迟绯月，我与你泛舟湖上，而你因为采摘荷花，不慎掉入水中，又怎么能怪我呢？」

林遇辞给我的那把竹扇，还好端端揣在我袖中。

我忽然在这一刻明白了他的用意。

他是不是早就知道，魏若云会对我下手？

魏若云抓起船上的竹竿，冲我扒着船舷的手狠狠打了下来。

剧痛传来，我几乎听到指骨碎裂的声音。

也就是那一瞬间，她身后传来秦晏冰冷震怒的声音：「是吗？」

我强迫自己放弃凫水的本能，向下沉去。

沉入湖水前，我最后看到的，是他看向我那双仓皇失措、满是痛意的眼睛。

我在心中默念：秦晏，你现在，欠我两条命了。

15

我做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梦。

梦里，我和迟纤月一同出了宫门。

她转过头，笑着对我说：「绯月，听说今日有秦国使臣来访，我们不如一起去看吧？」

我与她一同溜到殿门外，听到我们平日里万分威严的父皇声音嗫嚅：「朕让，让给你们七座城池，够不够？」

我不屑地撇撇嘴，转身就走：「真无趣。二姐姐，我们还是去骑马吧。」

父皇虽然宠着我，也宠着母妃，我却并不喜欢他。

因为他每次从母妃的寝宫离开后，她总要小病两日，以泪洗面。

走到马厩，我看到迟纤月那匹皮毛发亮的枣红色大马，眼睛一亮：「二姐姐，我要骑你的马！」

在外人眼中，迟纤月是个冰山美人。当着皇后的面，我与她看起来颇为不合。

实际上，她对我极好，什么都依着我。

当即将缰绳递到我手中，笑笑地说：「好。」

然后画面一转，我被母妃送出宫去。

再回宫时，母妃不知所踪，迟纤月躺在冷宫丛生的杂草中，浑身溃烂，奄奄一息。

我揪着她的衣袖，浑身发抖，说不出话，也落不下眼泪。

「绯月，绯月。」她叫两声我的名字，然后猛地喘息，像是随时都会断了气。

她死死攥着我的衣袖，细长的手指已经被拔去指甲，这下又渗出血来，「你杀了我。死在你手上，至少我这最后一程走得干干净净。」

我把匕首插进她心口，眼泪终于掉下来，和血一起融在我手背上。

猛然睁开眼，阳光刺进我眼中，一片斑驳的光点。

我浑身湿透，被秦晏抱在怀里，脑袋轻飘飘地发着昏。

咬着嘴唇仰起头，看到秦晏紧抿着嘴唇，下巴的线条格外清晰，神情肃穆。

我皱了皱眉，尝试挣脱。

似乎察觉到我的动作，他低下头看着我，瞳孔中清晰地倒映出我苍白的脸，上面还挂着湿漉漉的水珠。

秦晏的眼中闪过一丝痛楚。

我轻声道：「我死了，你就能名正言顺把魏若云娶回来，魏杭的势力也收归你手，你不高兴吗？」

「别演了，我们已经回到府中了，这里没有其他人。」他在我冰冷的额头印下一个吻，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要。」

「算了吧秦晏，你也别演了。」

我被他那副深情的样子恶心吐了，忍不住冷笑：

「你要我吗？当初你害我坠马、将剑刺进我心上三寸，给我下药、把我扔进乞丐堆里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」

我扯开湿淋淋的衣服，将白皙肩头那一道刺眼的伤疤露出来。

令林遇辞时时惦记的一道伤口，因我手臂总是用力，反复裂开，已经留了疤。

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大家不过各取所需，又何必要惺惺作态？

秦晏面上的光一瞬间尽数收敛，眼圈微微发红。

他盯着我，指腹以极轻的力道摩挲我肩膀的伤疤，吐字十分用力：「你跟我说的是，你熟知水性，不会有事。」

是啊。

我是这么说的。

可是不摠着自己在生死间走上一遭，别说老皇帝，旁人也不会信，一贯柔弱天真的魏若云，会真的对我下死手。

抵抗生的本能，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。冰凉的湖水灌进鼻腔，呛得发痛，痛得我几乎昏厥过去。

可我总是想起母妃，想到我不管在旁人口中如何恶名远扬，她总是用一双温柔如水波的眼睛望着我，摸着我的头发说：「绯月很好，很乖，是母妃的好姑娘。」

这样好的母妃，失踪于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。

皇后高坐在凤椅上，怀里抱着一只白猫，笑得眯起眼睛，神情发狠：

「她活该！独享了这些年的恩宠，也该受些折磨了——知道她过得不好，我真是畅快极了。」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母妃没有死，可她也过得并不好。

我要找到她。

「我不这么说，三皇子怎么敢跟我交易？」我直直盯着他，眼中波光潋滟，低声笑道，「既然我没有死，也请三皇子信守承诺，即位之后，替本宫找到母妃的下落。」

自然，我手中剩下的筹码，也暂且不用告诉他。

秦晏望着我，一双眼深沉似海。

「公主放心，我自是信守承诺之人。」

我点点头，一颗警惕高悬的心脏总算稳稳落下，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

当晚，我陷入高热，迟迟未醒。

而秦晏乘夜而行，坦荡荡跪在宫门前，跪了一夜，恳请老皇帝严惩推我落水的魏若云。

他在大门前跪了一夜，一直到天光乍破，朝阳光落。

早朝时，老皇帝终于将他召进大殿，轻描淡写道：「魏家女生性善良，便是不慎使抚宁公主落水，亦情有可原。便罚她禁足左相府中，闭门思过一月吧。」

秦晏不说话，就直勾勾望着老皇帝。

老皇帝皱起眉，目光锐利：「怎么，老三，你还有什么不满吗？」

秦晏摇头道：「儿臣多谢父皇秉公处置。」

秉公处置四个字，他咬得极重。

老皇帝眉心一跳，很快下旨，命他去城外，探查几月前破庙中的命案真相。

这是对秦晏的警告。

16

这一切，都是林遇辞来府中探望时告诉我的。

京中风云变幻，秦晏的狼子野心正一点一点变得明朗，秦宣于皇位无心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，他便从容退出。

他离开战场前，帮了我最后一把，促成了魏若云杀我的举动。

只是，这是我与秦宣之间的约定，并未告诉林遇辞。

围猎场那场刺杀，魏若云杀我的举动，环环相扣，终于撕开和平的表象，将秦晏与老皇帝的斗争摆在了明面上。

这就是我的目的。

之前的进展太慢了。

我不想等，也不喜欢等。

「所以林相早就知道，围猎场上，魏若云会推我下水？」我倚在床头，脸色微微发白，手中把玩着他送我的折扇。

林遇辞抿了抿唇，摇头道：「不是魏若云，也会是魏杭。不是推你下水，也会有其他手段——总之，想要你命的不止是魏若云，而是魏家人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思索片刻，忽然想通了其中的关节，眯起眼睛，「贪心不足蛇吞象——魏杭是想同时踩着秦安与秦晏这两条船，观望究竟是谁继位吧？」

「是，所以公主是他的阻碍。」

「其实本宫也很好奇，林相身为秦国人，明知本宫图谋不轨，还这样帮我，图的究竟是什么？」

我以为林遇辞会避开我的眼神，又一次闭口不答。

可是没有。

他直直望着我的眼睛，低声道：「因为我心悦公主。」

「我不想让公主出事。」

「公主不是问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？不是春风一度，是我梦见了我第一次在朝堂上见到公主时的模样，公主穿着鲜红的嫁衣，与我拜堂成亲，与我洞房花烛，鸳鸯交颈——」

房间里有淡淡的松香味。

他眼中的雾气散尽，锋芒破开一线钻出来，忽然变得极具侵略性，甚至埋着一层隐隐的情欲光芒。

他一寸一寸靠近了我的脸颊，呼吸灼热：「我与三皇子的交易已经结束了，如今公主不用怕，我会与他同谋——」

「林遇辞！」

秦晏怒极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房间里的阳光暗过一瞬，而他穿过明暗交错的光影，站到了我的床前。

淡淡的血腥味传入我鼻息。

林遇辞眉眼一动，恢复了从前的冷清淡漠。

秦晏穿着一身单薄白衣，嘴唇没有血色，配合那双波光潋滟的眼睛，和他肩膀处不住向外渗的鲜血，倒真有了几分楚楚可怜的意味。

林遇辞眼中闪过一丝愕然。

他站起来行礼：「见过三皇子殿下。」

「听说父皇今日刚给老四赐了婚，林相不去看望他，倒来这里看望本王的未婚妻，实在是有心了。」

秦晏拢了拢衣襟，面无表情地说，「不过天色已经不早，阿月需要静养，林相请回吧。」

林遇辞没走，也没答话，就那样望着他。

半晌，他忽然转头对我道：「那一日，我在巷中对公主说的话，始终有效。」

说完他就走了。

没有再看秦晏一眼。

秦晏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触及我唇角尚未褪去的零星笑意时，忽然露出盛怒的神色。

他揪着我的衣领，将我拽下床，迫使我站直身子，微微低头贴上了我的嘴唇。

我越挣扎，他就越用力。

这不像是一个吻，更像是野兽般的啃咬。

嘴唇上传来的刺痛令我万分恼怒，扣着秦晏肩膀的伤口往里戳。

他让我疼，我就要他更疼。

伤口又一次裂开，鲜血顺着我的指缝滴滴答答往下落，黏腻的触感缠绕上来，腥气缓缓弥散。

秦晏终于松开我时，血已经染透了他半边衣衫。

他扣着我的肩膀，用力喘了两口气，忽然笑起来：「迟绯月，每一次，你都是真心想杀了我。」

「我说过。」我咯咯地笑，「只要有机会，我会像杀桃春那样，亲手拧断三皇子的脖子。」

秦晏肩膀上的伤口是我刺的。

那一日，他带回一件绣着凤凰的嫁衣，被我用匕首划得七零八落。

秦晏的眼中原本带有一丝微薄的希冀，这下似乎被激怒了，他握着我捏着匕首的那只手，一寸寸逼近他的肩头：「迟绯月，你这么恨我，这道伤口我还给你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啊。」

我笑着把匕首插进他肩膀，没有丝毫犹豫。

而此刻，秦晏望着我，目光幽深似海。

他点头道：「好，我都还给你。」

秦晏忽然将我打横抱起来，出门上马，一路飞驰到城郊。

他把一只冰凉的玉瓶塞进我手里，嗓音暗哑：「这是上次的药，旁边就是住着乞丐的破庙，你可以用在我身上，也可以把我推进去。阿月，我都还给你。」

我忍不住笑起来。

秦晏是在赌我会心软吗？

可我不会啊。

我是迟绯月，迟国出了名心狠手辣的公主。

父皇厌我，皇后恨我，可他们更怕我。

怕我疯起来真的杀了他们，所以忙不迭地送我来和亲。

我掐着秦晏的喉咙，把药灌进他的喉咙，眼看着他的脸色一点点涌上情动的潮红，贴着我指腹与掌心的皮肤愈发滚烫。

我仰起头，冰凉的嘴唇亲吻他的下巴。

「想要吗，秦晏？」

「阿月.....」

我蓦然松开他，后退一步，指向旁边的破庙：「去吧，那里会有人好好招待你的。」

17

秦宣找过来的时候，秦晏已经被我扔在破庙里整整一个时辰。

他把满身伤痕的秦晏带出来，不赞成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笑：「你现在突然玩起手足情深那一套了吗？」

「公主，你再恨秦晏，他终究是秦国的皇子，你的未婚夫。」秦宣说，「闹得太大，并不好收场。」

「用秦晏的话说，那些都是没东西的人，并不能真的碰他，怕什么呢？」

我翻身上马，遥遥而去：「既然四皇子来了，就好好照顾你的皇兄吧。」

夜晚，秦晏回府时，我正伏在院中的石桌上小憩。

手边一壶喝完的流霞酒，呼吸间隐有酒气。

他将我打横抱起来，见我仍然阖着眼睛，沉沉睡着，终于不再掩饰自己汹涌的感情，小心翼翼亲了亲我的耳垂，声音轻如呓语：「阿月，是我认错了人。」

「原来那一日，骑着马从我面前绝尘而去的那个背影，入我梦境好几年的小姑娘，是你。」

他将我抱回房间，小心地放在床上，又在我床前坐了许多，方才转身离去。

关门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

我睁开眼，眼底一片清明。

看来当初秦国使臣去迟国时，秦晏一定跟着一同前去，这才有了将迟纤月错认成我的经历。

因为那一日，我骑着的，一直是迟纤月最宝贝的那匹马。

我几乎要笑出声来。

秦晏，你把这么大的一个筹码送到我手上，我该如何谢你呢？

不如就留你一具全尸，好不好？

接下来几日，国都内传言纷纷，都说老皇帝已经不再宠爱三皇子，欲立六皇子秦安为太子。

流言纷纷中，秦晏和秦安一同入了早朝。

老皇帝斥责秦安行事不够周全，还需再磨炼后，便指派他去边疆苦寒之地练兵三月。

又封秦晏为巡盐御史，亲赴江南富庶之地，巡查盐井开采情况，严查私盐。

这两样差事，对比起来，一样极为艰苦，另一样却看似肥得流油。

据说秦安当时就跳了起来，叫嚷着老皇帝偏心，还被拖下去打了五杖。

我听了只想笑。

自古以来，多的是锋锐的利刃笼着柔光，毒药裹了蜜糖。

老皇帝这是等不及要杀秦晏了。

秦晏去江南前，将另一块玄铁令也给了我。

「合起来，可调动一万五千御林军，和三千禁卫军。如有变故，公主可以自保。」

他目光沉沉望着我，当中似乎藏了千言万语。

前些日子，他被我刺穿肩膀，又下了猛药，大病一场，将养了许久伤口才愈合，人却瘦了一大圈。

原本冷峻又挺拔的身形，倒是凭空多出几分惹人怜爱的单薄。

我接过令牌，勾勾唇角：「本宫还要谢过三皇子。」

「.....阿月。」他忽然轻不可闻地唤了一声，顿了顿，语气又平静下来，「等我回来。」

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看着秦晏的背影渐渐远去。

三日后，秦安约我在青楼见面。

他已经领了旨意，又养好了那一日的杖伤，不日就要前往边疆练兵。

他咬牙切齿地望着我：「迟绯月，你竟敢诓骗于我！」

「不是我故意要骗着六皇子玩。」我呷了一口杯中清茶，望着他淡淡一笑，「只是我为何要放着这大秦好端端的后位不坐，陪着六皇子来戕害我未来的夫君呢？」

秦安猛然怔住。

「后位.....」他喃喃道，眼中渐渐多了一丝自以为是的了然，
「你的意思是——」

「是啊。」

我轻柔地打断了他，神情骄傲：

「六皇子难道没有听说过吗？本宫自小便是迟国最受宠的公主，即便后来有了些失宠的传言，也并未影响本宫在父皇心目中的地位，乃至送本宫来秦国，同未来的储君和亲，以结两姓之好。」

「自古以来，江南都是秦国最富饶之地，你武艺尚可，倒是适合做个替新皇开疆拓土的将军，如果不听话，还有别的手段——六皇子还看不明白吗？」

秦安走时，面色铁青，俨然已动了杀意。

我则望着他走后，从隔壁济楚阁儿走出来，坐在我对面安静喝茶的林遇辞，挑眉笑道：「林相用的，似乎是本宫方才用过的杯子。」

他微微一笑，眼中登时波光潋滟：「不甚荣幸。」

一本正经的人说起调情的话来，竟然格外勾人心魄。

更要紧的，是他安排去刺杀秦安的刺客，下手一次比一次狠辣。

而他们的身上，每一次，一定都能搜出来自老皇帝的密令。

我漫不经心地转着杯子，抬眼问道：「林相这一次相助本宫，做的可是谋逆这等天大的事，不会还是因为心悦本宫吧？」

「不全是。」林遇辞将茶杯轻轻放在桌上，声音里忽然多了几分沉冷和肃杀，「还是因为，我想亲眼看着仇人，死在我面前。」

18

秦嘉帝二十一年秋夜，皇六子秦安起兵造反。

他带着老皇帝安排给他、原本打算用来磨砺他的三万兵马闯入皇宫，直奔老皇帝住的朝元殿。

因为程副将的关系，我对秦安的兵马部署，甚至行兵路线，都一清二楚。

高举秦晏留下的两枚玄铁令，我朗声道：「今日三皇子不在京城，诸位便随本宫一同入宫，镇压谋逆，保护圣驾！」

我骑马奔入宫门，举剑杀了好几个人后，在火把明明暗暗的光芒里，看到了不远处的秦安。

他盯着我，大声怒吼：「迟绯月，你是敌国公主，怎敢手持我秦国兵符！」

「本宫是三皇子的未婚妻，此刻征战，是为三皇子保护圣驾，守卫这大秦江山。」

我目光微转，看到远处的凤藻宫燃起熊熊火焰，知道林遇辞带去的人，已经制住了皇后。

再转回来时，面目狰狞的秦安已经举剑向我刺来。

我低头避过这一剑，借着身体交错的一瞬，将竹扇中一百零八根银针，尽数射进秦安心脏。

他从马上栽下去的那一瞬间，我身后忽然有箭矢破风而来。

我躲闪不及，原本以为自己必然中箭，可是没有——

金属相交的声音在我身后猛然炸响，接着是马匹长长的一声嘶鸣，和万分熟悉的、带着一丝庆幸的嗓音：

「阿月，不要怕，我来了。」

是秦晏。

我猛然转过头，在星星点点火把的照耀下，望着他黑暗里明澈的眼睛。

玄衣墨发，风姿俊朗，踏月而来。

我方才那一瞬间仓皇的心绪，在这一刻被骤然填满。

「你是从江南赶回来的？」我冷冷地问，「秦晏，你果然一直在监视我的动向，是不是？」

他嘴唇嚅嚅两下，眼底的光微微黯淡：「阿月，我是怕你出事。」

我也不想在这时候过多和他计较，扬眉示意一旁滚落在地、已经渐无声息的秦安——

「出事的是他。」

秦晏拖着秦安的尸体，与我并肩走入朝元殿。

老皇帝端坐在龙椅上，神情木然地瞪着秦晏，等看清他手中的人是秦安后，放在扶手上的手指颤了颤，忽然暴起，指着他大怒：「秦晏，你怎么敢！那是你亲弟弟！」

「是吗？」

秦晏不以为意，随手扔了秦安的尸体，抹了一把溅在脸上的血迹。

一片瑰丽的红深深浅浅擦在他苍白又俊美的脸上，衬出几分勾人的妖异。

他盯着老皇帝颤抖的手指，染了血的嘴唇一张一合，吐出两个字：「皇叔。」

我眉心跳了跳，转过头，有些震惊地望着他。

「皇叔，你莫不是以为，杀了所有知情的人，忍着恨将我认作你的儿子，当年那些真相，就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了？」

大殿冷清，秦安谋逆，早想办法将伺候的人都支走了。

秦晏提着滴血的剑，一步一步走上台阶。

「秦子阳，你杀我父皇，将他的尸骨付之一炬，踩在脚下，又夺我母妃，令她在惊惧忧思中郁郁而终时，可有想过这一

日？」

我知道了秦国皇室的秘密。

原来秦晏并非老皇帝的亲儿子，而是秦国先皇的。

秦晏的母妃与老皇帝青梅竹马，最终却嫁与先皇。

老皇帝因爱生恨，便亲手杀了先皇，又将已经怀孕的秦晏母妃强行接入宫中，谎称她怀的是自己的孩子。

不承想，秦晏的母妃忧思过重导致难产，生下他后日渐虚弱，没几年便去了。

老皇帝心态扭曲，一边养着秦晏，一边又要捧杀他。

「皇叔可还记得林将军？」秦晏道，「林家女将，战功赫赫，就因为是我父皇的旧臣，你便命她一人挑千骑，脱了力，惨死马蹄下——二十年后，她的儿子，做了你器重如山的右相，你还满意吗？」

「秦子阳，你知道秦安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」秦晏笑笑地看着老皇帝，只是冰冷的眼底并无丝毫笑意，「你要用我磨炼他，怎么不想想你的蠢货儿子受不受得住？你派来杀我的那些杀手，他们身上的令牌与信物，我统统都收起来，还给了秦安。他仓皇失措，以为你要杀的人是他，要扶持登基的人是我——」

他每说一个字，老皇帝的面色就灰败一分，到最后，已然面如死灰。

秦晏将长剑刺入他心口，然后猛然拔出。

鲜血飞溅里，老皇帝的身躯轰然倒了下去。

秦晏转过身望着我。

他踩着满地碎落的月光，一步一步向我走来，又在距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下。

「阿月。」他轻声道，「林遇辞在你身后，我在你眼前——我给你选择的权利。」

我没有回头。

即便不去看，我大概也能猜出此刻的林遇辞是怎样的神情。

他一定又是用那样雾气缭绕的清冷眼睛望着我，然后.....然后大概会说：「我并未欺瞒于公主。」

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迷乱我的心智，令我忘了，从一开始，他就不是个简单的角色。

「秦晏，不是你给我选择的权利。」我说着，晃了晃手里的两块玄铁令牌，「是我——给你选择的权利：要么信守承诺，替我找到我母妃；要么，程副将是我迟国的人，他就在殿外，我今日将你斩杀于此，你秦国江山归我。」

我说了谎。

程副将不在殿外。

我只是在赌，赌秦晏那天夜里说的是真心话，赌他对我的那一点喜欢，能让他信守承诺。

原本我是想趁着他去江南，将秦国都城掌控在手中，再与他谈判。

可秦晏竟然及时赶了回来。

我手中的筹码已经全部打了出去，只剩下这微不足道，却又雷霆万钧的一张。

夜色迷离里，秦晏忽然向前跨了一步，微微低头，吻在我的眼睛上。

「阿月。」他轻声说，「我知道那天晚上，你没有睡着。」

19

立冬那日，秦晏登基为帝。

秦宣封了王，带着妻子前往封地。

魏杭告老还乡，带着魏若云主动离开了都城。

后来听说，魏若云半路掉进水里，捞上来时已经冻坏身子，落下了病根。

林遇辞则辞官离京，去游历四海前，来与我告别。

我与他坐在醉金楼的济楚阁儿中，窗外大雪纷纷扬扬，将苍翠的青竹覆了大半。

落雪终至无声，我为他斟了一杯酒，全当送行。

并肩走到城门口时，我从袖中取出那柄竹嵌玉的折扇，交还至他手中。

林遇辞微微垂下眼，长长的睫毛颤了颤，没有接。

「公主若不想要，便扔了吧。」

我轻笑一声：「这样贵重的东西，好歹救了本宫一命，怎么能扔了？林相受三皇子——现在是皇上了，林相受皇上所托，一直以来陪伴本宫身侧，本宫也甚为感激。」

林遇辞眼中终于掠过一丝痛。

他伸出手来，似乎想要握着我的手，可伸到一半却又僵住，只有几片雪花落在他白皙修长的手指上，又很快化成水滴落下去。

「公主。」他忽然叫了我一声，一字一顿，说得很慢，又很用力，「我从未骗过你。」

「我从前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真的。」

说完这句话，他闭了闭眼，收回手去，转身上马，迎萧萧风雪而去。

这时我尚且不知道，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见到林遇辞。

来年春天，冰雪消融时，我带着秦晏给我的十万兵马，一路打回了迟国。

临走前一夜，秦晏拎着一壶流霞酒到我房里来，为我践行。

兜兜转转，我与他之间原本不死不休、如履薄冰的局面，竟然微妙地走到了这一步。

我与秦晏睡过一张床榻，也曾借着酒意共赴巫山，情欲绵长。

情最浓时，我的手就停在他喉咙最脆弱的部分，强迫自己从欲海中一点一点抽离。

秦晏睁开眼，定定地看着我。

「阿月，你现在还不能杀我。」

旧仇新恨，欢爱纠葛，身份筹码，无数纷扰的东西横亘在我们之间，一点一点织成一张细密的网，将我与秦晏都笼在其中。

似藤蔓般互相纠缠，又不能斩断。

秦晏说的没错，我还要用他的东西，就不能杀他。

秦晏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隔着一丛跳动的烛火望向我：「公主现在，还想拧断我的脖子吗？」

我毫不犹豫地地点头：「想。」

他眼中光芒暗了暗。

「既然如此，公主找到自己想找的人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，便回来杀我吧。」

我带兵回迟国，骑的是秦晏从前送我的那一匹，四蹄踏雪的绝世良驹。

从前某个醉酒的夜里，情欲褪去，他伏在我耳边，字字句句，眷恋深切：

「我十五岁那年见公主纵马飞驰过长街，便下定决心，要将这世间最好的良驹寻来送给公主。」

「我想让公主肆意飞驰，无拘无束。」

我勾了勾唇角：「你想的事情，已经实现了。」

这世间没有东西能拘束得住我。

迟国的律法如此，秦国的皇权如此，秦晏本人亦如此。

我走的这大半年，我父皇越发昏庸无道，甚至迷上了修仙和长生之术。

若非秦国内部正值储君之争，怕是迟国的河山早就被秦国的军队踏平了。

我不由想到老皇帝生前，让秦安来边疆练兵。

想来也是为了将荡平迟国的功绩，安在他头上，为他继承皇位增加筹码。

只可惜秦安是个蠢货。

我领着十万精兵，势如破竹，攻到迟国都城门外时，这个春天都还没有过去。

我那昏庸无能的父皇，派了从前唯一与我关系还不错的五皇子迟九暮，出来谈判。

他站在城楼之上，喏喏地问我：「绯月，父皇说，你想要什么，尽管提.....只要你把这些人都撤回去.....」

语气里满是仓皇。

我骑在马上，仰头望着他，微微眯起眼睛，一字一顿：「你让他，把我母妃交出来。」

发觉自己的皇位已然岌岌可危后，我父皇的动作真是快极了。

不出两个时辰，我整整五年未曾见过的母妃，已经安坐在马车中，被送出了城门外。

可是她形销骨立，站在风里，单薄得像是一片纸。

如同曾经的迟纤月一样，她的指甲也被拔掉了，曾经柔软浓密的头发，有着满头珠翠掩不住的蓬乱稀疏。

我抱着她时，竟然不需要用多大的力气。

她用颤抖的、血肉模糊的手来抚摸我的脸，一次又一次：「我的绯月长大了。」

我咬着嘴唇，把眼泪逼回去，一字一句地问她：「这些年，母妃去了哪里？」

「我一直都在月影宫，看着我们绯月一点一点长大。」

我的动作陡然凝固，落在她肩上的手忍不住发抖：「.....你说什么？」

我的父皇，在我与母妃从前住的月影宫下面，修了一间密室。

他不但要日日折磨她，还要她亲眼看着我受苦。

而起因，不过是因为我母妃进宫前，曾有过一个两情相悦的青梅竹马，已经拜堂成亲，甚至怀了他的孩子。父皇看上了她的美色，强抢她入了宫。

后来那人战死沙场，母妃哭得无比伤心，父皇察觉出不对，命人暗中查证，发现了我并非他的血脉。

盛怒之下，他将母妃囚禁，又冷眼看着旁人折磨我。

愤怒与仇恨荡在我心口，直至焚烧出一片滔天的烈焰。

三日后，我安置好母妃，带兵攻入迟国都城。

守城将领已然不知所踪，街道门户紧闭，门窗缝隙后露出一双双黯淡无光的眼睛。

我父皇无能，又沉迷炼丹修仙，一层一层地加重了赋税，臣民的日子并不好过。

我吩咐下去，命军队直捣皇宫，不许伤到迟国百姓。

杀入皇宫时，我父皇还龟缩在他的炼丹房里，顶着一张虚浮又苍老的脸，幻想着长生不老的美梦。

我拎着长剑，一脚踢开大门，炼丹炉滚落在地，溅起几点火星子。

父皇吓得面无人色，跪在地上，一边求饶一边仓皇地问我：
「不是说好，我把你母妃交出去，你就把这些人都撤走吗？」

「是啊，我把他们都撤走了。」我歪了歪脑袋，笑着看他，
「我是来亲自杀你的。」

他色厉内荏：「迟绯月，我可是你的父皇！」

「哦。」我点了点头，「那我今日，便是来弑君弑父的。」

「你.....大逆不道！」

我嗤笑一声：「父皇，我究竟是不是你的血脉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你还没有你的皇后有骨气。她起码大骂了我一句娼妇，两句小贱人，而你只会说些冠冕堂皇的废话，徒有一颗昏君心。」

他瞪着眼睛看着我。

「我杀她时，割了她的舌头；杀你时，便剜掉你的心脏吧。」

将手中长剑刺入我父皇心口时，我忍不住微微勾起唇角。

命运流转，我与秦晏的生命轨迹，在某一刻分离，又在某一刻重合。

这一瞬间，竟然又有着惊人的微妙相似。

我将染了血的剑猛然拔出，父皇仍然瞪着眼睛，身体向后倒去。

我居高临下地望着他，缓缓道：「你此生最后悔的一个决定，大概就是送我去和亲吧。」

只可惜他已经魂归黄泉，大约是听不到了。

20

迟国历三百四十九年，迟宣帝歿，皇五子迟九暮登基为帝，加封抚宁公主为长公主，追封曾经连封号也无的二公主迟纤月为长乐公主。

她这一生过得那样坎坷痛苦，若有来世，我只希望她长命百岁，平安喜乐。

我扶持迟九暮为帝，他向来懦弱，不敢不从，便安安心心听命于我，做我手中的傀儡皇帝。

迟国的朝政大权，牢牢把控在我手里。

那一日下了早朝，我回到月影宫，刚关上寝宫大门，身后忽然覆过来一具灼热的身体，还有落在我耳侧温柔又缠绵的吻。

「阿月，说好你要回来杀我，人呢？」

我笑笑，将藏在袖中许久的锁链扣在他手腕上：「我在等你，自投罗网啊。」

秦晏被我囚禁在月影宫中。

我握着锋利的匕首，一步一步走近他，垂下眼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
他动作一顿，微微仰头看着我，笑道：「阿月，你要动手了？」

我不说话。

他却蓦然以心口致命处朝我手上的匕首撞了过来，神情决绝，没有丝毫犹豫。

刀尖浅浅刺进他血肉的那一瞬间，手上传来微微的阻力，我意识到秦晏是认真的，于是几乎是下意识的，向后躲了躲。

随即反应过来，咬牙不语。

他却仿佛赢了我一般，抬起眼望向我，笑着道：「你迟疑了——阿月，你不想再杀我，你心软了，是不是？」

是，我心软了。

这个疯子，他在用命跟我赌。

为了混进宫来，秦晏穿了一件迟国侍卫的衣服，此刻倚在床边，衣襟微微敞开，倒多了几分勾人的风流艳丽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看我的眼神不复初见时的狠绝，反而遍布交织的爱与欲。

可我呢？

我看不到自己的眼睛，我也看不清自己的心。

「当啷」一声，我将匕首丢在地上，淡淡道：「秦晏，我不杀你，我放你回去。」

「你欠我两条命，而我借你的势力杀了我父皇，救出了我母妃，我们两清了。」

「我不想跟你两清。」秦晏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忽然后道，「阿月，我留在迟国，做你的驸马好不好？」

这话太过荒唐，以至于我险些笑出声来。

「秦晏，你别忘了，你可是秦国的皇上！」

「我不是了。」

他蓦然截住我的话头，又重复了一遍：「我不是了，我把皇位交给了秦宣，来找你了。」

「阿月，你就当我是秦国送来迟国和亲的王爷，好不好？」

一字一句，明明说得那么轻巧，却好像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。

我怔怔看着秦晏，一时搞不清楚，究竟是他疯了，还是我疯了。

第二日，迟九暮鬼鬼祟祟地来找我，递给我一封信，说是秦国国君送来的国书，指明了要我打开。

我打开那封信，是秦宣写的。

他在信中气急败坏地表明，自己一点都不想做皇帝，原本答应了小娇妻，要带她去江南定居，以后还要乘船出海，这下全泡汤了。

迟九暮心惊胆战地望着我：「他们.....他们不会又要皇姐去和亲吧？」

「谁敢？」秦晏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

他从我手里抽走那封来自秦宣的控诉信，一目十行地看完，随手揉成团扔掉，然后直直望着我，「秦宣不想做皇帝，那就让迟国将秦国吞并了吧。」

轻描淡写。

但我知道，秦晏这个疯子，向来说得出做得到。

他是认真的。

于是我也笑：「好啊。」

迟九暮站在一旁，听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

在我的示意下，他封秦晏为镇远大将军，指派了一支兵力给他，几日后，秦晏带兵一路向西出发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飞快地制服了常年在迟国西部作乱的西夏人。

东山一带山匪猖獗，亦是秦晏带兵踏平。

我大办科举，任人唯贤，和秦晏一起，把这个被我父皇折腾得千疮百孔的国家，一点一点复苏起来。

他是天生的君王。

如果他继续做皇帝，秦国会比老皇帝在位时更加繁盛，甚至荡平宇内，一统四海，也绝非难事。

所以我竟看不透，也猜不出，秦晏究竟想做什么。

直到他将迟国周边大大小小的国家收归麾下后，矛头终于对准了秦国。

这一次，他执意要带上我一起。

对秦国的吞并，比我想象得要轻松顺利许多。

每到一处要塞或关键城池，对方竟然不战而降，大开城门迎接。

直至我们攻入国都，重新站在这片冰雪消融的土地上时，仍未损耗一兵一卒。

秦宣最后留下一封信给我，迫不及待带着他的妻子跑了。

我站在空荡荡的大殿之中，想到不过几年前，在这个地方，秦晏、秦安与老皇帝，还曾为了皇权的归属遍布杀局，血流成河，而我也被迫参与其中，成为了棋局的一部分，又做了一段时间的掌棋人。

「阿月。」

秦晏的声音忽然在一片空荡中响起，我蓦然回神，转头望去，看到他一身玄衣，踩着殿内斑驳落下的光影向我走来。

一瞬间，好像穿越过无数交叠的时光长河。

他的手里，拿着秦国的传国玉玺。

然后他托着那方玉玺，在一步之遥的地方冲我跪下。

微微低头，神情顺从。

「阿月，我以秦国江山为聘，请你允我，成为迟国的驸马，你愿不愿意？」

那些散落在时光里零星的碎片，在这一刻渐渐串联成完整的脉络。

我脑中闪过那一日鲜血染红的大漠，冬去春来的都城街头，醉金楼济楚阁儿外苍翠的青竹，围猎场的满湖荷花，秦晏跳下来救我时仓皇失措的脸，被我妥帖收好再也没打开过的竹扇，化在林遇辞手上的雪花，那日宫变时秦晏踏月而来的身影.....

最终定格在这一刻，顺从跪在我面前的他身上。

这种复杂的心绪究竟是爱是恨，我仍然不能很好地辨清。

我只知道，这一次，我仍然不愿放手。

他为我荡平四海，对我俯首称臣。

而我冲他伸出一只手，低声道：「愿意。」

秦晏似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他仰头，目光灼灼地看向我：「臣，领旨谢恩。」